



杭州動亂

著 匡 子 真

中國民俗學會印行

MG
1253
209

婁子匡等著

杭州的動亂

中國民俗學會印行



3 1764 7138 5

杭州的動亂

目次

敵騎踐踏到杭州………婁子匡 一

從錢江大橋說起

電水廠的自燬

敵底便衣隊來到

竄擾杭州的敵部隊

屠殺線內出入的勇士

江上壯烈的犧牲

五日京兆的三代傀儡………婁子匡 二三

偽維持會的粉墨登場

五十九天的醜劇

傀儡檢舉與檢查

跑龍套的偽自治會

敵僞的多重劫掠

瘋狂行爲的列舉

第三代傀儡演出

民食和敵幣的荒亂

……

……

……

……

……

黃海

二七

杭鐵頭拒用敵人軍用票

敵僞底所謂「穩定金融」

傳到「我軍總攻了」消息以後

傀儡奸商操縱米價

敵幣的七折購米

法幣的暗盤升水
米荒中同胞飢餓着

恐怖之滬杭道上……

……

黃海 三三

路燈橋斷車壞的滬杭路
我游擊戰展開後的交通
改稱「杭州驛」的車運
漢奸浪人的偽造車票
三十一小時纔到上海
購辦證件和通行阻滯
不通行的滬杭公路
航行危險的種種相
恐怖瀰漫在杭滬道上

插圖

錢江大橋自燬後的雄姿

由北岸六和塔北嶺巔攝取之遠景

由南岸攝取之近景

西湖畔的敵國娼妓

敵僞玩弄下的良家女

住丁家山焦石鳴琴之李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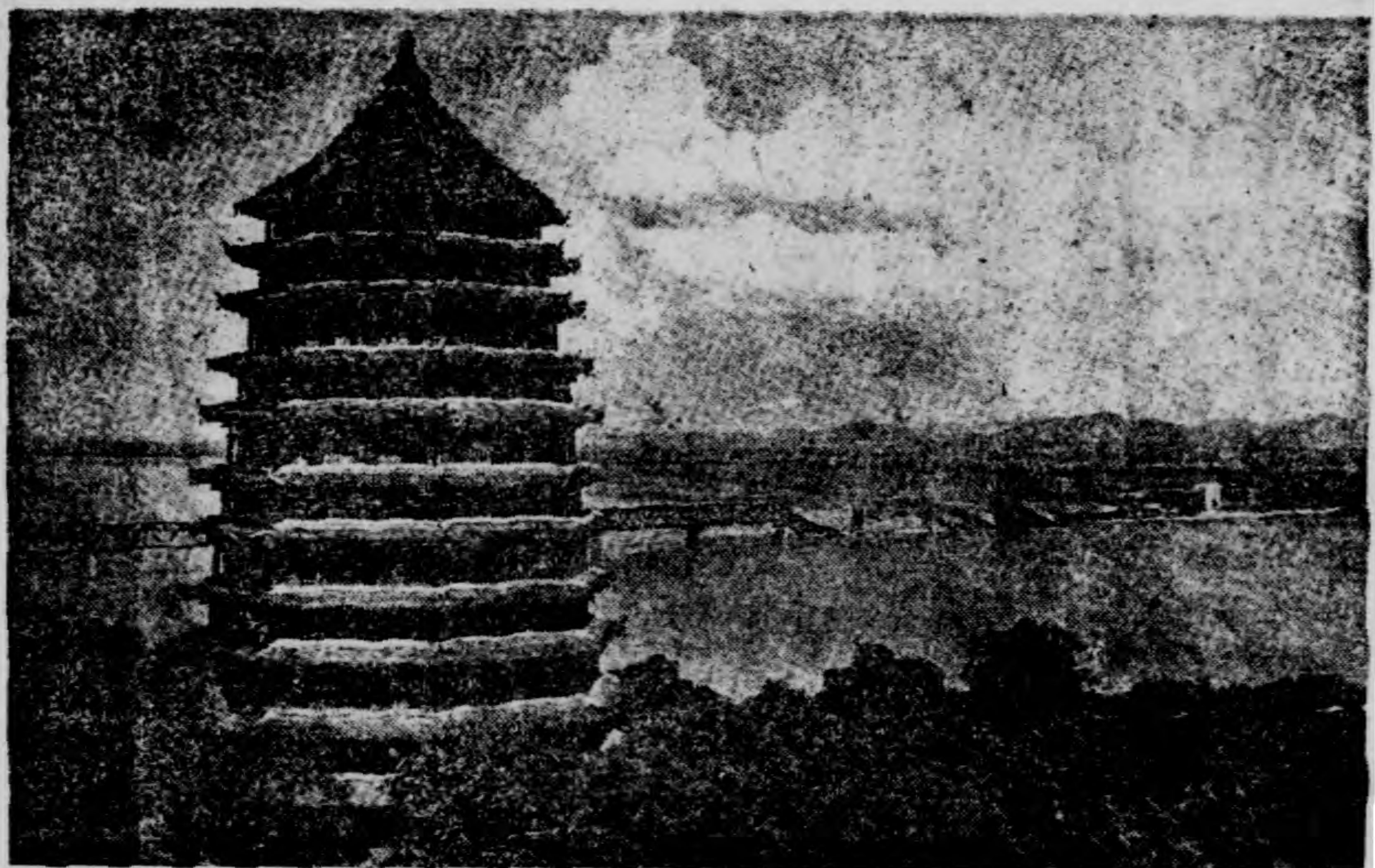
寓學士路之陳桂貞

何瓚這傀儡市長的死相

引言

日軍蹤跡之所至，中國壯丁，靡有孑遺；無辜婦女，既遭摧殘，復難免其屠戮；而髫齡童子，或被兇殺，或父母罹難，盡成流浪之孤兒。

————
領袖致世界和平大會電



錢江大橋自燬後的雄姿—

——由北岸六和塔北嶺巔攝取之遠景——

敵騎踐踏到杭州

從錢江大橋說起



(南)

我們底震聞於世的偉大建築錢江大橋，以六百多萬元的資金，兩年十個月的歲月，在狼烟瀰漫於上海、蘇州、嘉興的三角據點上的時候竣工了。儘管敵人的飛機似梭般的逡巡在大橋之上，但是牠（大橋）底一軌一釘一泥一木，始終保持有鐵石之堅的抗敵的雄姿和決心。杭州的人們，也仍在敵機威脅下，不斷的攘來熙往於大橋的雙層路軌上，時間：步行一刻多，車駛幾分鐘的交通在東風吹來火藥氣味的錢塘江心，這也是有深刻意義的領略！同時更從敵的破壞地區中，大橋更有運曳過車頭四十個，計值四百萬，車輛四百節計價亦四百萬，材料六七十萬元鉅額的貢獻，沒有了牠，必然是損害於敵底砲火中，或是資敵使用了呢！

人們由江南過橋至江北，進過橋心，不僅感覺了錢江雄偉浩蕩而正氣充溢於胸頭，橫目看六和塔畔冬的凋零也蓋不住的美景，更會使我們油然踏進這莊靜如鎮定的風光神化的意境。我們珍愛我們底一切，尤會使大家因靈感着，敵騎踐踏這江山，而爲從眼圈之內的

一切，懷念着未來的隱憂。但是大橋和高塔，似乎同感的，在牠們底莊嚴的形心中好象極不會爲自己與愁。

一個陰晴帶有雨意的十二月廿四日下午，錢江左右置得密密的戰的雲霧，突然聽到幾聲人們過去未曾聽到的異常猛烈的爆炸聲，使距離杭州四圍二三百里之遙地區的人們，噩然地驚惶着是敵騎放射的十二吋口徑以上炮口出來彈藥呢？還是敵機掠過江面到人們居住的近處投下千磅以上的炸彈？這樣猜疑着已越過相當的時刻，一未聞敵人的兇狠蹂躪，二不見敵機的飛越狂轟；證明猜疑不真確而消失了驚惶，原來這宏大的聲音，不是別的，却是我們底錢江大橋由我們自己炸毀了牠四肢的一腿。

這是不說便明白的，大橋是我們底，我們不肯資敵人便於運輸，所以，一手撫着沉痛的心，一手燃起爆炸之火，把橋底南端，第三個橋墩，原來早就挖空礮中的土，裝滿火藥，轟的炸燬了，礮上的六節橋軌，也陪着落在潮流澎湃的錢江南灘，我們底大橋似乎牠早就深切知曉我們底苦衷，忍痛不覺苦的甘願燬去牠底軀幹的一部。

橋燬在南端，於軍事上我們獲得極大的利便，如果敵人的想過橋渡江，他們必然要修築

南端已破的橋身，只須我們駐防江南的英勇的將士，不必發砲，祇要搖鎗，就可能把敵騎剿滅，祇少是打回原防。我們需要過橋渡江，只須在橋的北端堵截敵人，以輕便的架設，大橋還是保持牠交通於兩岸的偉大的殺敵的貢獻的。

「修橋還是破橋人」，這是我們的期望，却也是大橋聳立於游擊戰局展開後砲雨鎗林中所期待得到無上慰安的。

電水廠的自燬

在戰到錢江的前後，不論是從內地到杭州，或是由杭州逃內地的人們，誰都爲了內地水電應用於生活需要不如杭州，而懷念我們底杭州的電廠和自來水廠了。

我們底開口的電廠和清泰門外的自來水廠，不必提起牠們的工程如何浩繁，貢獻如何偉大，單說牠年來爲杭州市民服務，沒有一分一刻的間斷，直到敵騎將快臨城的十二月廿三日黎明，才因戰略的決定，暫停牠們爲人服役的天職，這種服務的精神，是足夠使人們對牠好感而領謝的。

兩敵早就在八一五敵機瘋狂轟炸電橋機場以後，堅決的具有忠於國家和民族而犧牲自己的決心，不過礙於敵機彈着與焚於自己火焰，固不如後者的甘願；但在我們未到自焚，而敵機飛杭示威和轟炸其他建築物的時候，兩廠却也早有「甯爲玉碎，毋爲瓦全」的忠忱了。

在十二月廿三卯辰之交，淒風苦雨伴着部隊退却，全市電燈燈光隱晦以後，臨江的綠色的電廠，近城的空曠的水廠，一次爆炸不夠兩次，兩次不夠四次，四次不夠八次，轟、轟、轟！一個建築得很堅固的建築，才把牠主要的部門炸壞了，綠房子頂沖出紅簍，水池子裏滿佈火光，我們底兩廠，像忠臣烈婦般的在大橋自燬前十小時殉了節。

敵騎來到，只可在憑吊以後感焦土不足資用，任憑漢奸怎樣活動，馬上何來清白的飲料，唯有把良山門外剝落鏽腐的老電廠發動出明明滅滅的市內電燈。

還有廿二黃昏，熔成大火中燬去的中央航校；霧斂近曉，焚去的南岸第一碼頭和江邊火車站屋，這都是抗戰聲中，以焦土付敵的光榮事蹟。

敵底便衣隊來到

像天空彗星一般人們習性所不要見的敵底便衣隊，終於在十二月廿四日上午九時在杭州市內現出了！市民不幸而受兵禍之苦，也就在這一時刻開始了！

初，敵底便衣先遣兵卒，還是鑿頭鼠腦畏縮地在自個兒心坎中，或是在通敵的罪人底口嘴裏，打聽杭州市內那裏還有「中國兵」，杯弓影蛇的那裏敢在幾條寬闊的馬路抬起頭露出面的行走，直到探明了沒有一點兒危險，立刻昂頭張面不可一世的蹂躪我們杭州的男女同胞了。

如果你那天還留在杭州，廿三日下午四點鐘左右，就會在迎紫、延齡、湖濱這三條大路上，看見那一批一批的身着不三不四的服裝，背着來自敵國各樣的不同槍枝，乘坐在店鋪人家掠來的式樣各異的自由車上，排成零亂的行列，在示威巡行時鎗殺他們眼中認為可予一死的人們。

接着示威鎮壓殺人的鎗聲，就是從上到下貪婪傳承的敵底便衣隊，打門破戶，劫財、

掠物、姦淫、擄俘的暴行在西湖佛國演出了！漢奸、浪人、和一般脫輻於法律道德之軌的眠痞棍，也都趁火打劫在上中下三城，一剎時混水中摸得很多魚。如果說這是戰時社會必有的騷亂，不如說敵奸一致合力的盜劫。你還不信這句話，那可以拿出敵底所謂正規軍到杭幾月還是劫的劫，掠的掠，姦的姦，擄的擄的事實，就是鐵證。

可憐杭州的老百姓，過去連夢也做不到的敵人底暴行，一樁樁一件件的映演於他們底眼底心窩了，不管他的心腦間的反映是如何的難忍，唉！

竄擾杭州的敵部隊

所謂敵人底正規軍，在敵國綽號獲面的鬼將軍的杭州灣上陸司令官柳川平助底指揮下，牛島部隊分三路進襲杭州。

第一路是從京杭國道越杭瓶線到小河進至武林門的；第二路是由餘杭閑林埠轉到留下，沿留泗公路到轉塘東向六和塔而上清波門的；第三路是越餘杭至富陽，走杭富路與第二路合併東擾的。

十一月廿一那天，杭州的人們很安定的陸續地聽到敵攻青山防線，我奮勇的壯士衝鋒到線外幾里路的青山市，殺敵如麻的好消息，萬衆一條心的期望我們底部隊挺進到吳興與……但是青山防線我們固然有堅固的防禦，可是第二天敵人以突破一點從梅溪、安吉、遞鋪、黃湖到瓶窰截斷京杭道這一戰略，牽動我們底全線，所以我們勇不顧死的將士們，祇好退，退，退防到新的陣地在江之南岸。第一路敵軍就是這樣的進到武林門外，駐杭日領館的繙譯也就是杭州通敵第一人董錫林，在門外混塘橋邊打拱作揖的歡迎敵人的來到，他還帶着許多大小漢奸也都臭態百出的喊出「歡迎皇軍？」的畜類的叫聲。

第二路敵就是從梅溪到黃湖除了一部份向瓶窰的，其餘多祇到雙溪、潘板、餘杭、閑林、而至留下，沿留泗公路到轉塘東邊杭市了。當這路敵底隊伍進擾留泗公路的時候，已經是夜幕展開的晚上，我們在黑夜中看見的，沒有別的，祇有凶殘的敵人點着二三百個燈火，像迎神賽會時焚燒公路兩旁的部落，搶殺深夜潛臥的民衆，雖是連天空的星星都不顧刺眼沒有一絲從天而降的光芒，却有漫山遍野的燒殺的火簇，照耀得敵人過路的地區通紅，最殘慘的是昨兒再也提不起腿的逃難到這地區草舍中息腳睡去的髮白齒稚的老小難民，

在敵人燃燒草舍，放射鎗彈的週遭，疾叫，掙扎，燒死，打死，踏死的，唉！全是我們底同胞。

到杭州城裏較遲的是第三路從杭富路東擾的敵軍，他直到一二路敵進城又出郭西行向富陽方向而來，在杭富路上相見了，所以他們是二三天後才進竄杭市的。可是在杭富路兩側村莊的茶毒，可以說除了敵可資用的房屋人物，十九是被燒殺殆盡了。

敵底部隊如上的竄擾杭州，杭州暫時的淪入魔手了，但是決不是永遠爲敵佔領的。

屠殺線內出入的勇士

屠殺的網線憑他佈得怎樣密，拉得怎樣長，除了無辜的老百姓死得最爲慘痛，我們底救國應該出生入死的抗敵的將士和青年們，非但毫不現出退縮而匿跡，還是出入於屠殺線內的敵底陣營。

那是二十五日夜深沉的時分，敵底燒殺近到凌家橋左近五位藏身殺敵的青年同志底所在，明明知道他們底四圍多變成敵底衝鋒爭奪戰的屠殺圈內了，明明知道來自敵手的本來

無情而又兇殘的飛彈，是要傷害自己生命的，但是他們熱血奔騰的一夥兒，理智駕馭他們，不思念到怖恐之境，祇是前衝。感情却也告訴他們，到富陽去不如到杭州去那麼危險，他們避開公路，暗黑中摸索着在山谷崎嶇的小徑向富陽去，去找殺敵的伙伴，走不到天明，富陽的敵人東向進擾杭州，拿火力搜索前進，他們恰巧又在搜索的屠殺線內，「要避免無謂的犧牲」，理智也在這樣警告了，他們立即轉回頭對着杭州的方向疾馳前進，還是和剛才一樣，杭州的底敵部正西向打倒富陽那兒去，因為胆怯的敵兵深怕我們底軍隊掩蔽在山谷予以猛烈的截擊，所以自東徂西的敵底火力搜索更酷戾於東去的部隊，我們英勇的青年，剛衝出屠殺線，現在又進去了。別笑他們是盲目，因為掙扎在炮火線下去找生路，本來是天下的大難事。但也不必替他們擔憂，他們清楚的知道東西北三面全敵軍衝鋒過來的屠殺網，而且可以留身的地帶一寸一寸的狹小，因此他們離散了還有重要任務未了須得再入屠殺線去衝出生路的一個，四個人繼續潛行向南祇此方向去求生，快走到嶺的尖端了，大家就高興的離開敵人遙遠些，但又驚恐着山的背面是否還有敵跡；涉過深闊的溪流，欣喜的敵如來追，那已多了一重水道的阻隔；一面却又擔心的假如前進又遭遇到敵人，轉

回頭來逃生反因再過溪流而行遲呢。跑快吧，但怕前面有敵衝來；走慢吧，又恐後背有敵追上，在如此矛盾的心理支配下前進，到達鷄籠山麓瀕江的地區。

在江底南岸很巧而很幸運的有一艘漁船，他們看見船裏有人可以引渡，急急的招他過來，誰也想不到那船夫在如此急迫的時空中悠閑地說：

『你們是日本人嗎？我不渡；是中國人，那我渡。』

『我們會說中國話，不是中國人嗎？中國人，來！快呀，渡呀！』四個人心緒中又是恨他言動迂慢，却又感激他愛護同胞的至爲可貴的心性，當他給他們渡登彼岸時，四個人都拿出所有的錢留下自己行程中所必需的以外，全給了他。

四個英勇的患難與共的友朋，方纔衝出了敵軍底屠殺線外，邊在擔心那一個伙伴底生死利鈍，邊在打算如何再衝到敵陣，如何達到抗敵殺敵的目的才甘心。

江上壯烈的犧牲

剛從屠殺線內衝出的四位難友在息腳玄想中安定驚魂，舒展剛在極度縮緊的肺葉子加

量呼吸江風的時候；突然在對岸下船處竄來了一羣二三十的黑衣武裝帶槍的人們，急逾星火的要求渡於江面僅存的這一舟子，船夫不比剛在的那般悠閑了，似乎情感督促他加速划動槳葉子迅捷的到達對江，黑色的一羣，下船了，同舟共濟的七手八腳撥着，意向一眼剎渡到彼岸。

正把船隻離岸划到半江還沒有到達的時分，敵人衝鋒的部隊到達江邊剛在下船的渡頭了，馬上架機槍掃射；這黑色的一羣英勇的還擊，却不是武器不如敵人，而是從幾次奮毅的抗戰中彈盡力竭而中槍。一個個都倒下，沒有一個活登大江南岸的，連一個引渡的船夫也成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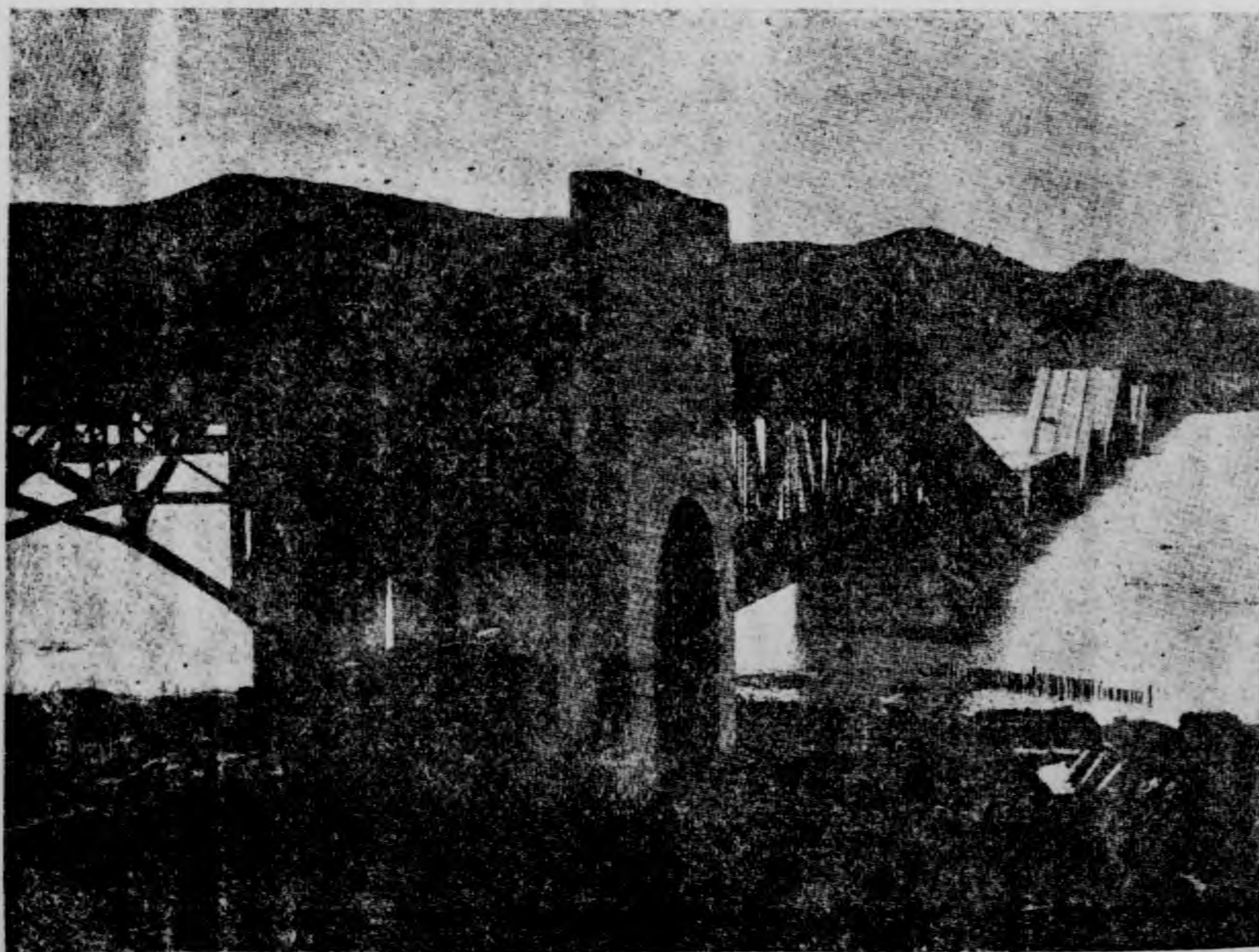
接着這一悲壯的犧牲，在旁近富陽城池的江面，像洪水流湍的瀉到二三百名灰色武裝的部隊，自從戰場上奉命退却的，一望江中沒有一葉的小舟，大家都想泅水離這像石投水面的一環一環的擴大的屠殺線波及的北岸，把笨重的行裝先擲向江底毀滅了，繼着就蓬蓬拍拍的投到江裏似水鳥羣的泅泳過去，半由於寒冬的江水冰冷而減折這一羣底前進的熱力，半由於人數過多，在水面擁擠而相互的阻滯泅渡的實力，下水的時間，也越過幾十分鐘

了，先洩部隊也有一部份游到南岸了，但是對岸却還有大批的人還沒有起渡；敵人在山的凹處望到江心，見有這樣的一個情景，就開到大部的暴寇，又是對準着灰的一羣，劈劈拍拍的機槍掃射聲中，又死亡了我們底抗戰回旋的一部份的英勇的將士。這對那渡越到南岸的一羣，不僅不因同袍的傷亡而恐懼退却，反而由同情的憤恨，再使用殘槍餘彈向敵人還擊，這益加堅決了他們抗敵的決心，使江水的任憑敵人劈切的不會斷流。

這二件是部隊最後渡江的事實的寫照，以後，殺氣瀰滿着江面，江水雖仍無停的奔流，人間却是沉寂了一回。

廿七年仲春寫成於江南前哨

錢江大橋自燬後的雄姿二



——由南岸攝取之近景——

五日京兆的三代傀儡

魯仲連曾經這麼說：

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踏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以此箴勸傀儡們和順民們，希望他們清夜中捫心自問！

說到杭州傀儡們底粉墨活劇，第一就要談到今年元旦杭州市偽治安維持會自漢奸高復生以降的傀儡們底袍笏登場。不到六十天的兩個月，一窠傀儡一窠人的樹倒猴散了。

誰都認清這次中日戰事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戰爭，連剛會開口說話的孩子都說要打倒我們敵人日本兵；但是心已早死的傀儡們爲求剎那間的名利，在滬戰前後，早就和敵人談訂出賣祖宗、國家、民族的條件，增強敵底姦、殺、盜的禍害，荼毒同胞了，這是傀儡出生前的鐵證，任憑他們欺哄人們說：「力謀日華親善，地方重臻繁榮」，可是同胞們誰都得到血的教訓，有誰還在夢想「親善」？誰都嗅着戰的絕滅的火藥氣味，有誰還夢想「繁榮」呢？

我們要檢舉傀儡們個人附逆的罪證：

所謂偽維持會的幹事長，也就是杭州同胞底公賊高復生，不是別人，是雙城巷高家分住在拱宸橋花園裏的第四房的逆子，據說他是前清捐班道，很早曾經在拱埠妓院裏鬧過幾

件驚人的醜事，也曾做過城站檢查警，放過王道克敵底婦孺的連土，發緣得充硤石警察分局長，以他這種執袴而又枉法的行徑，在烏烟般的風雲中得到機會。並非偶然的。

再看他在五十九天之中，他在維持些什麼？

他十二月間就像冬令的蟲豸般連呼吸都不敢的潛藏在上天竺裏面的大名山，敵到杭垣進武林門，他還怕我軍擊斃他，不敢露面，直到第三天敵特務機關遣憲兵尋上大名山，詢問高公館和高復生，問到了，他還怕是我軍的搜索，騙着憲兵說「高復生在上海」。敵憲走了，他纔盛裝起烟鬼的一身，到特務機關去訪求，這，與其說是擺的臭味的官架子，不如說他像城狐社鼠般的小胆子。

在後臺擦粉塗墨三四天，終於由敵特務機關教他如何袍笏的登場了。他像木偶的心肺是舊銅爛鐵打成的，敵說「力謀日華親善，地方重臻繁榮」，他就獻出拿手好戲在清泰、大陸、大亞、新泰、東方、……走空了人的旅館和龍翔橋、拱宸橋，搜索良家婦女，兼經韓娼日妓，大興淫業，「親善」與「繁榮」，肇基於此？

其次要提到高復生以下的漢奸謝虎丞、程他山和鄧孝可，他們全是偽維持會的常務幹

事。

記得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杭州淪陷的前兩天，見到謝虎丞這傀儡，表示自己沒辦法，只得留在杭州維持市面請人原諒的話兒，弄巧反成拙的自供出自己早就甘願做漢奸，並非來不及退出杭州而被迫脅充當傀儡是很清楚的。

敵底利用謝虎丞，以其過去是商閥，對於商人的剝削是能手，所以一天幾次召他去都是要他籌敵餉，吃中國人的餉殺中國人，謝虎丞自己也該良心發現過，但是傀儡們無形中被敵上了頸鎖，名義上是保護，事實上是監視，更曾使謝虎丞一夕在金潤泉滬寓中語人：「我要的是請大家助點錢，叩頭下跪都可以」。有人先要問他杭州情況，他偷眼看敵派監視的兩個人，祇是頻頻搖首浩歎着：「焦頭爛額！焦頭爛額！」十足表現出別有漢奸滋味在心頭。

程他山是誰？是做漢奸還怕人知，行而改名的程仰坡，祇要住過杭州關心商界黑幕動情的人，都曉得程仰坡是和謝虎丞沆瀣一氣狼狽欺詐杭市商人的商閥，在表面上看去儼然是銀行界中人，開着一家老得掌氣沉沉的爵祿鞋店，在實際上却是投機倒把的狗。

搜剝中飽得像肥豬不好動的在清波門購置逆產，以「可園」爲巢穴的鄧孝可，他本是留日媚日的川耗子，曾在北平官產處任事，因貪污而終結了政治生命的老官僚，伏在冷僻之所和北洋軍閥系的傀儡，還有藕斷絲連的干係，這次敵擾武林，他就拿留日遺老親日的臭態去奉承敵人，暴敵且也利用他老得昏愊，牽着線促他粉墨出演傀儡戲的。

鄧孝可底家庭中有着不少的怪劇，單說他那父不父，子不子的妙聞：他自己是認賊作父的漢奸，他兒子當初是左傾赤化的共黨，漢奸的兒子是共黨，共黨的父親是漢奸，這不是怪劇妙聞嗎。

幹事錢逆文選，高逆衡登（高復生之四子），張逆旭人，韓逆悅林，（即韓雨文）孫逆靈山（即孫少臣），有的敵予發表，本人不很願意者，有的未進偽會對會務不問不聞者，有的貪財怕死，不敢公然賣國者。唯有偽祕書長徐逆曙岑，曾任浙贛鐵路總務處長公職，甘心通敵，做謝逆虎承的靈魂，諂媚敵國特務人員，安插湖墅漢奸陳鼎文、馬禹門等分任警衛科長等偽職，一時鷄犬登屋，湖墅人確實不少，當時當地有唯湖墅人得勢之語。

還有救火會人物，於是趁火打劫，王逆五權任徵集科長，邵逆力更任救濟科長，他如

汪逆嘉生的財政科，程逆季英的宣傳科，胡逆預的建設科，高逆爾和的總務科，陳逆鼎文的警衛科，陳逆壽蔭的電廠廠長，清泰二旅館經理張鏡如，朱孔陽，鍾韻玉，都錦生，梁寶生，聞立仁，徐錫榮，高炯文，陳振中，陸佑之，謝月溪，余嵩巢，王五權，來仲良，陸寶泉等十五人組成的新市場復興委員會，和化名葛利根，魚根生，郭少英（西湖特務分處長郭成九之弟）大亞旅館籌設特殊慰安所。潘起鳳，虞祥楨，王仁山在大陸旅館設新花俱樂部。韓人朴日頌在大上海飯店設跳舞廳，日人古川彌市在清泰第二設日妓館。拱埠維持會傀儡劉展堂（即劉老二）在會中也設風月股，茶坊酒樓隨處都是……么二私窩韓娼日妓，一時淫風大熾。程季英，潘起鳳，陸佑之，任壯飛，吳荆叔的出刊偽新浙江日報……這一些傀儡戲目，也就是「兩里無人影」的所謂維持復興杭州的市場了，去騙他媽的。

二

三月一日上午十時 杭州偽維持會以五十九天之短促的政治生命殞滅，偽自治委員會取而代之，換湯勿換藥，跑進後臺的是這幾個傀儡，走到前臺的仍是這幾個傀儡，無非汗

顏上重抹粉墨而已。

傀儡名單：

僞委員長蕭逆劍塵。

僞副委員長謝逆虎丞

僞常務委員：程逆他山、鍾逆璞岑、鄧逆孝可、王逆純甫、高逆爾和。

僞委員：韓逆悅林、梅逆詒經、張逆容安。

大小傀儡十數人於三月一日竊據新民路中央銀行行址，在敵牛島部隊參謀水野桂三敵特務機關長深尾幸次的監視下走着維持會後塵，粉墨上演了。

敵底代表這麼說：

須知絕對信賴日軍，始有今日之杭州，……此乃實現大日本之真理想。……

傀儡們說：

幸賴日本軍事當局懇切之指導與督促，建立更新之杭州市。

一個像煞是勞苦功高的吹，一個阿諛得諂而帶媚的拍，如此開端了傀儡戲劇的演出。

傀儡之首是賣民族做漢奸遭天誅戮的周鳳歧底舊人蕭逆劍塵（原名鍾，長興人），正因為

是周當他是招財進寶，在敵人面前說得「委員長」給他，這原是周底在浙江開拓個人經濟收穫的初聲，夢想在未來將如何進而搜刮。因為蕭適在軍閥時代，他曾做過比幹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及更高明的烟酒公賣局長，過去已有貪囊幾十萬，是杭市青年路見仁里一帶的大地主大房主。

蕭是六十以上年紀的老頭兒，家裏還蓄着不在少數妻妾和貓兒，肥胖的身段養有短髭，活像是一個天生的漢奸，開口閉口老是說「年老無能」，但是他意想不到老了還會做三個多月的傀儡而遺臭萬年呢？

確也如蕭劍塵說的「無能」，偽自治會三個月裏擁着「自治」的虛名，在敵底牽使下，除非不動則擾害市民差一些，一動那就劫掠盜取，孝敬敵人毒醉市民這一串串的勾當，分開來說：

當偽自治會演出的次日，傀儡們爲打劫須在火燒時節，不管戰後市民生計的苦難已瀕於斷絕，但求個已中飽。第一件是粉飾太平，布告說市區秩序恢復，爲設繁榮市區？適應現時需要？策進一切建設？先行徵收：

筵席捐	住屋捐	店屋捐	茶館捐
旅店捐	游藝捐	汽車捐	人力車捐
腳踏車捐	雜項車捐		

接着還有。住屋店屋十室九空，茶館旅店菜館生意淒清，馬路上三五里不見人影，何來車輛？貧乏的游藝場祇有敵兵狎着娼妓看白戲，……如此杭州，誰會說「秩序恢復？」除非是伸手要錢的傀儡。

稅率是不輕微的，我們看傀儡徵捐的章程，以旅店捐為最低，可是不管你生意淒清，祇要你一開門，每月最低捐額是十元，好一點的就要六十元。

這是偽自治會的第一件剝削：重征捐稅。

第二件是傀儡們底巧取掠奪的盜征商貨。

杭州任何一家鋪子，必經三次以上的掠奪，首次是暴敵們的打家劫舍，細與軟，搜索去了；不過敵對市內情形的不熟悉，再加杭州是財富之區，任憑敵人專車搬運，但是倖免的大有人在。可是搶劫又是熟門熟路，掠奪又有名義，偽自治會繼敵人之後劫取杭市財貨

宏厚的大商家是第二次。剩下來中產的住家和商店，是敵爲劫餘的，那就歸之於市內流氓所謂「短毛」之輩之第三次劫奪了。強盜世界，現身在佛國勝境的西湖之濱。

閹僞自治會通告，據其差堪告人，飾詞「徵用」，實爲「劫取」的商店僅祇提出六十二，不可告人的當不知凡幾。

許一大	隆泰昌	汪泰和	祥泰和	義泰和	石愛文
豫泰和	同泰昌	祥泰生	浣花齋	商務印書館	世界書局
南洋牀店	同孚米店	成大碗店	永利大	大同昌	開泰和
大中華	聚源昌	乾源	周恆源	劉源昌	成昌
仁昌	同興	恆大	日新	儲豐銀行	同濟
寶源	何裕泰	密大昌	元泰	萬利	華興
來慎興	乾大	春記	乾源	蔣慎源	萬源
華美	陳裕昌	三泰昶	姜鑫昌	嚴德泰	桂香村
公和	信成	劉德昌	敦泰盛	三薪	茂記

鄭林甫 老南安 水德院 張榮泉 聚豐年 恆源義

仁康祥 建業銀行
湖墅北棧

以後又自供還有

新 光 華仁昌 華歐廠 寶山 祥泰成 大

源 大 茂記茶棧 大同昌 三泰昶 林姓 來慎興

萬源綢莊 嚴德泰 雲飛 萃利教育用品社

美其名曰「徵用」，實則「盜取」的，又何止這幾許呢！

偽組織「無能」恢復杭市商舖，祇知盜竊資本雄厚商家的貨財，一面爲孝敬敵商，獻計於敵特務機關長輸入大量仇貨，此之謂繁榮市面，偽自治會社字二號布告勒令杭商承銷仇貨，計有：

罐頭沙田魚 白糖 紅鯊 白鱗鯊 牛乳 牛乳粉 荳油 四君子

哩噠 直貢呢 牙粉 竹林釣鯉羽綢 金圖漂布 御花園直貢呢 三

象龍頭細斜紋 火柴 冬菇 麵粉

不勞敵商心力，不費敵商分文，從宣傳到出售，全由孝子順孫們在偽自治會中專設經理部爲敵人剝削。這樣的媚敵，傀儡們還是認爲不足以得敵底歡心，更進一步的又成立一處所謂「輸出入貨物經理所」，大批的仇貨陸續剝削杭州的市民，計到大量的：

白糖	赤砂糖	紅漆荳	甘納荳	貝櫻	烏賊魚	楊卷	淺利貝
地球糖	粟米糖	信封	信陵	蝶螺	羊羹	汽水	牛奶糖
魚乾	力正宗酒	美晚香烟	轟字香烟	五輪香烟	牙粉	光字香烟	
蝙蝠香烟	紅福麵粉	牛奶	紅鯊	肥皂	電池	色丁魚	牛乳粉
布匹							

登僞報爲敵商推銷仇貨，真是無微不至了！

不是說得故甚的話，僞自治會的傀儡們，一面從愚略識之無的囋囉佔人校舍產物去開辦小學，收取孝金兼製造順民；一面又奉敵命創辦日語學校培養傀儡漢奸與間諜。關於前者，我們常見僞組織門前揭示處，不少核准民佔借市內資產優裕的小學去製造順民的批示。後者，什麼日語補習學校、促進班、速成班、研究社、傳習所、由一班賊禿如成元、

隆定、普霖、透禪……漢奸朱孔陽、汪顯、馬木蘭、沈一滄、褚東郊、陳衆孚、唐澤如、陳長繼、趙家正、略識「哀衣烏愛陞」的投機分子作初步訓練，由敵特務機關選定心死的青年作危害民族的漢奸的訓練。

這是傀儡們的第四件工作。不知在無形中殺害了若干的青年和兒童。

再舉一件，是又討敵好的出送市區交通的行駛公共汽車權，固然傀儡們的杭州觀，不是暫時的淪陷，而是甘願做亡國奴至千年萬世。但是過去商辦行駛公共汽車的權益，不管統治者，由好人轉到強盜，是應該爲所有權者保留的。但是傀儡們拍馬唯恐不及，把商人底權益不夠還再增加的出送路權，由日商與中公共汽車公司行駛三條線，一路是由體育場經菜市橋街，永甯橋，官巷口，鼓樓以至鳳山門。二路是由城站經永寧橋，官巷口至湖濱公園。三路是由湖濱公園經中山公園壓堤橋，定香橋，長橋，清波門，湧金門至湖濱公園。敵僞一不顧商人既得權益，二不顧戰時艱苦的人力車夫底生計，祇顧如何滿足敵人貪婪的要求。但以市區人口稀落，和敵寇橫行外，經濟恐慌，有誰好奇的乘坐敵車呢。

敵商異想天開，竟有招致妓娼做售票員，以引吸乘客。更妙的，中國行駛車輛，要照

敵國時間，這種種就是傀儡們也難自圓其說。嗚呼，繁榮市面還是劫奪民財！唯天曉得。

.....

傀儡們可算是仁至義盡的比侍奉老子還當心的媚敵，但是敵人還是說傀儡不會維持市面，接待「皇軍」，就是敵人病了，傀儡孝敬得肯割股嘗羹，敵人說中國人燒灰還是中國人，不大可信，「只可利用不可信託」，那是敵對偽的一般心理，那又何苦？傀儡們！

爲的是升官發財嗎？醒覺吧！第三代的傀儡來消滅第二代傀儡的。偽自治會從登場到下台共計三個月十天。

傀儡程逆他山，鄧逆孝可，鍾逆璞岑因爲敵人底壇上有用。其餘如頭焦爛額的謝逆虎丞，北市橫行的王逆純甫，操縱米荒的韓逆悅林，高逆爾和，梅逆詒經，張逆容安，遺臭萬年的沒落了。

第三代傀儡是偽杭州市長何逆瓚，於六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又佔着中央銀行行址，沿用第一、二兩代傀儡的袍笏，在敵部人員的監視下粉墨登場了。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草成於靜甯居

浙省鋤奸誅逆
何瓚授首經過

妻孥等亦均當場炸死

(國民廿六日上海電)關於杭州偽市長何瓚在杭被刺經過，路透電訊略而未詳，茲據本埠外人方面得來確實消息，廿二日晚何逆自偽市府乘自備汽車回積善坊巷住宅，即有愛國青年四人尾隨潛入，迨何下車，青年中兩人先將車夫及守門人監視，兩青年直入客廳，其時何逆及妻子親戚數人圍坐桌邊，預備晚餐，並有婢僕數人在旁侍候，何逆突見生客，驚愕異常，兩青年持槍對何曰，「告訴你，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大中華民國國民，你做漢奸，危害黨國，今天要你的命」，說畢，連發兩槍，均中何逆背部，何逆躲入其妻背後，室內哭喊聲遽起，一青年立以手榴彈對準食桌投去，砰然一聲，哭聲頓絕，四青年見目的已達，從容退出，揚長而去，僕人立刻報告敵軍，敵軍下令特別戒嚴，並在杭市附近七堡等處，捕去無辜鄉民數百人，認為嫌疑犯，當夜將富餘各處敵軍集中杭市，以為警戒，杭市立呈恐怖狀態，廿六日晨何逆傷重斃命，其妻何素慧(偽杭州市立女中校長)及四歲幼子與其他親戚三人，則當然炸死。

——見二十八年一二八東南 正報二報。

西湖畔的敵國娼妓

！左女名秋子！



民食和敵幣的荒亂

十七塊錢一担米，餓煞杭州人！
堅決拒絕軍用票，駭死敵僞們！

『天呀！杭州的米買到十六七塊錢一擔了！做順民還是餓死。』從買米吃的平民底嘴裏喊出在杭州的小巷僻弄中。

本來杭州的同胞，除了甘心出賣祖宗的漢奸以外，誰都牢記着他是中國人，就是不幸進到屠殺圈內，犧牲了還是中國鬼。中國底一切全是『是』，敵人底一切全是『非』；在如此的心理下，大家一致拒絕敵人強迫使用敵幣，軍用票，即使年敵人和漢奸名義上要『依軍律嚴辦』，甚至在『均處極刑』之苛政下。

誰都知道，敵底軍用票是敵國在開始殺害我們的前夕『昭和十二年』，爲了要有名義的掠奪我們同胞底貨財，所以大批的印成八千萬萬元，紙薄得一捻就破，印的顏色模糊得看不清字跡的『軍用手票』，和另一種名爲『日本銀行兌換銀券』，但無印刷年份，又乏行長簽字，和軍用券一樣，敵國不通用，只用於中國的，連要錢的乞丐也不收的鈔票，敵人拿他底淫威強迫杭州的同胞使用，却料不到脅迫在杭鐵頭底頭上，鐵頭確有鐵一樣堅硬，還是一個不使用，人人不使用。當初敵底軍用票和敵幣散在淒冷得人影也難得見到的街頭，無論小本賺厚利的小販，就是所謂『短毛』硬貨換軟貨，見了敵幣，甯使賣買不成，

勿肯有票等於無票的把橫財白送敵人；一般老百姓，那更不肯收受了。當時還有一句「日本鈔票不如冥國銀行鈔票」的諺語，諺必有理，據說杭人以爲敵國鈔票燒掉，中國鬼和中國一樣的在陰司裏不通用，仍舊給日本野鬼搶去用，比不上中國紙店裏買的冥國銀行的鈔票，中國鬼是通用的。這雖屬迷信之談，但也可以由此種細心體會去看到杭州同胞底苦心孤詣了。

「大蟲吃小蟲」，敵軍部怒顏厲色要僞維持會傀儡們強迫民間去使用，忙得自名商界有辦法的謝逆虎丞，自稱下城好橫行的王逆五權，再加上無名小卒汪嘉生也者，拿鷄毛當令箭，紅臉黑面，帶嚇帶求，嚇者，就把「軍法」「極刑」形容敵人不買賬，連疏通也勿能的佈成哄嚇騙的局面；求者，就是苦苦哀求小攤，不看人面看商面，把把商會的面子稽顙着臉的相求。但是杭鐵頭挺硬，哄嚇騙是不吃的，大家反而問「日本人殺得光杭州人兒嗎」？就是輕，還是「老子勿買賬」。謝虎丞他們祇好設法再去利用維持會大小傀儡囉囉們，拿「親戚」「屬下」「拜把」「弟老」……關係，疏通自己徒子徒孫擺的小攤，祕密的約定：（一）使用敵幣以一個月爲限。（二）敵幣不十足通用，一律以八扣折合，以撐僞

組織的場子，敵人也明知衆怒難犯，結果：

……不但拒絕不用，甚至有以八折掉換者。例如：食米平時每石售洋十元四角（法幣）軍用手票則須十二元八角，一般貨物，兩種價格，已成爲市上（指小攤）商賈（即小販）之普遍現象，雖經（偽）自治會一再佈告，一如往昔。（見偽『新浙江日報』）

「金融穩定」「貨幣通用」，偽組織的傀儡們嘴裏這般說，心裏却如十二月裏喝雪水，自己心裏知道。更加「白拿東西還要錢」的敵兵行跡，這不但驚醒了「敵軍軍紀不會壞」的崇日的朦朧的知識市民，而且促成攤販們更堅決的拒絕敵幣運動，這經濟不合作的事實，成了敵區中自然產生的抗戰行爲，任憑敵人颺高千丈，委實施不出妖法在杭錢頭頭上。

杭州的同胞，另一方面又在血的教訓中萬衆一心的期待抗戰的隊伍總攻擊，加速到杭州，撥開雲霧見青天，信賴的情緒愈高，希望的心愈切，杭州的我們親愛的同胞，在四月底邊大家知道「五月一日我軍總攻擊」了，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的迎着五月革命的李節來到，演出一定有這麼一次的殺倭子故事中所教訓他們的殺倭寇的壯烈救國的一幕。父老子，兄告弟，十傳百，百傳萬，風滿江頭，吹寒了敵兵底胆魄、恐懼交織在漢奸的心靈。他

媽的，什麼軍用票，一律不通用，杭州原在動亂中，更動蕩起來了。

奸商們，杭州底米業奸商們，認為機會千載難逢的蠢動了，第一個就是在湖墅販米起家的偽自治委員韓逆悅林（即韓號白糖號的韓雨文）從中利用，操縱米價，把民食問題弄得敵偽也都驚惶失色，拿偽『新浙江日報』上所載不安狀態：

……前（二）日下午，親見聯橋一直至艮山門止，約三里之遙，米攤四五十舖，全體聯絡操縱，杭市無正式米店開市，全市市民大半向該處購買，於前日起該處各米攤集團聯絡，初則藏匿不售，繼則軍用票錢日本銀票，每石定十五元（另處見食米每石高至十六七元左右之句）不標示價目，暗盤操縱，中國票（即法幣）市內已被敵掠空，定十元八角，每斗價目，相去四角二分之鉅。查該處一帶賣買見軍用票，不售不找，否則軍票七折，風潮釀成極大。……

敵軍當局無法抑平米價，祇是佈告：「軍用手票使用，絕對安全，萬勿自行恐慌」。傀儡們推出謝逆虎丞，鄧逆孝可，梅逆詒經奴顏對怒顏的向敵特務機關訴苦說衷，還是像煞有介事的說「軍用手票，一律十足通用」。

妙矣哉，敵幣的動亂也。

悲也夫，因了敵幣動亂的買米吃的同胞們，饑餓在十六七元一擔的米國之外，到今天還是饑餓着，咱們將怎樣去救救他們呢？

廿七年初夏寫於金華。

敵僞玩弄下的
良家女



住丁家山蕉石鳴琴之李婉貞
(擬爲紅樓花襲人)

寓學士路之陳桂貞(喻爲湘雲)



何瓚這傀儡市長的死相

恐怖之滬杭道上

隨地會失去旅客們寶貴的生命，
耗財拚命非萬不得已有誰願往，
要廓清這恐怖唯有打回杭州去！

一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魔手中的滬杭道上，恐怖籠罩住行人，那真是怖於入地獄。本來四五小時可以滬杭到車，現在路燬、橋斷、車壞、彈炸、槍掃，再加我游擊予敵偽打擊，而引起敵偽對旅人的疑難與誣害，更以浪人奸商們在客運中居奇，剝削，限制，擠售等情形，恐怖震盪中的人們，勞神耗財而且隨地會失去他們底寶貴的生命。

在敵偽們超事實的宣傳，說三個月前把滬杭行旅恢復；陸有火車汽車，水有輪船了。

實際呢，火車，祇是車頭小得幾個人可以抬出軌，叫來像鬼哭，只能拖拉三兩節小型車皮的車輛。當初供敵軍事交通用，繼則偽組織大傀儡們乘坐，直到五月中，敵改杭州城站爲杭州驛，指派敵人太田爲驛長，傀儡們厚臉死心歌頌敵復交通，引得在杭州想脫出姦殺圈內的市民，以爲真的可以由城站上車到上海轉至青天白日的自己底天下了。但是哄騙畢竟是哄騙，敵人嚴格限制每日二十人售票上車，却早給奸臣逆子們深怕我軍總攻滅族走爲上着的佔去了，陷在水深火熱中的市內難民連車頭吸煤，車尾攀立都沒有份兒呢！就是

漢奸底親屬或敵僞們親近的還須喬裝難民從通車到現在逃出杭州到上海的，據敵僞統計，在僞『新申報』所見：

開口 五八人

午朝山 四七人

煙霞洞 三一人

幸運兒共計百卅六人，真正的難民，有誰能叨天之幸呢？

還有敵國底浪人朋比漢奸，爲了要錢，模彷敵人太田簽字僞造大批的車票，於是又匿起敵僞交通的大騷亂，敵憲兵隊佈告辨僞，不管你出錢買錯，有的就說是你僞造，加『莫須有』的罪名在旅客們身上，也是常見不鮮的。浪人傀儡們，依舊還是逍遙自在着。逃難難，金錢難，買錯票犯僞造罪更苦難，直到如今賣僞票的人們還沒絕跡，尤其是在上海。

假如一個幸運而買到真車票，領到通行證的人問車站的人們：『什麼時候火車到上海？』誰都答不出。假如再用日語去問驛長太田：『路上有危險嗎？』他就回答：『不能保險。』并且他會憧憬着我們底流動軍的游擊情況，恐怖就會浮上他面龐。前幾天，杭州有

一個早就做敵鷹犬的二等漢奸，他去上海，在偽「新浙江日報」自述其行徑：

……九號晨隱中馳向杭州驛登車，約摸上午十點到硤石，困了王店附近的小橋軌道和枕木鬆動，深恐車行其上，發生危險，派工程隊在修理，等待修好開車，抵嘉興驛，遇下行車，時已十時又半，均因天色已晚，在嘉驛停留一宵，可是車中乘客，俱已長日未進飲食，莫不飢腸轆轆，正當寒風砭骨朝陽初昇時際，上下行列車便分道揚鑣，各自向滬杭進發，在響午時分，到上海北驛。

過去四小時杭州動身到上海，現在却需三十一小時，晨隱中開車，到嘉興是夜裏十點半了，餓得飢腸轆轆，領受寒風砭骨的一夜，也够苦難了。次日響午到上海，這樣的敵偽整理戰後交通，那可說是成功嗎？

二

再說逃難去滬或是輾轉由甬甌等處至滬的杭州人，他們想去營救陷落在姦殺圈內白髮紅顏和童稚的親屬，拚出自己的一命去拯救至親至愛的幾條命，冒險要到杭州去，這困難

那比杭州搭車到北站，真是難乎其難了。第一個難關，是沒有通行證，不能從公共租界越過外白渡橋，到上海北站，逃難者人地生疏，不比漢奸們的和敵底交通人員親近，因此多去南京路國際旅行社委托代辦通行證，這手續非常麻煩，每人要照片一幀，登記手續費五元，國際旅行社轉請敵軍當局和附設於橫濱正金銀行的市民協會，假如他們知道你是不肯出賣祖宗、故鄉、國家、民族的血流還熱的人，那不僅照片和手續費沒收，不給你登錄簽准，接着更不允許你逗留在滬濱了。假如你願意暫時的忍辱含垢於一切非理的行爲，還得再出十廿元運動費，靜心等待五天一禮拜向國際旅行社求得一紙通行證，¹⁴⁴得到意外收穫的乘車駛到外白渡橋，可是很多旅客們，因為敵軍認爲旅行社鑒別難民不認真，表示不信任旅行社，因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仍被敵人揮使退回的。旅客們忍氣的再到旅行社去交涉，旅行社往往敷衍了事，甚至不予接見的，用了錢，費了力，領了通行證，還是渡不過外白渡橋，吃虧的還是逃難的同胞們。

幸而領到通行證越過外白渡橋到達北站，那就是渡過第二難關，但是第三個關口就擺在你面前，是購買火車票的難題，買車票，本來也可以委托國際旅行社代辦，雖需等待到

半月廿天才買到，現在却爲了浪人漢奸們造僞票，於是代辦也被撤消了，所以必需自己到北站去買票。到了北站，真是天曉得，購票處全爲放袖箭的佔滿了，旅客們欲購無從，常有渡外白渡橋到十次以上，還是買不到一勞的，金錢損失，精神苦痛，非萬不得已，有誰願去搭車呢？所謂放袖箭的人，還是浪人漢奸之流，他們預向北站購得車票回到租界，在一樂天，同羽春茶店，待善價而沽，大致杭州票售十七元，嘉興票售十二元，難民們那有這般的錢去轉買車票，而又常時難有僞票，越過難關或須還會得罪，誰說行在滬杭道上沒有恐怖呢？

滬杭公路的交通，當初供敵酋汽車的往來，繼着有留杭辦理救濟事業的外僑行駛，以後僞組織的傀儡們也曾走過一二次，從三月份起，公路已成我流動軍底游擊區域，路面三十步一橫斷，和闊大的橋樑都破壞了。就是敵底工程部隊邊在修整，我們底勇士邊在破壞，不但敵僞們都知道「此路不通」，就是敵酋敵兵們也都「視若畏途」呢？難民們更不好想從這條路超脫泥犁哩！

除了鐵道公路的滬杭行，那祇有水路輪運了，講到滬杭的輪運，就要提到上海社會晚

504017
報主編做漢奸喪命的蔡鈞徒。初因爲滬敵酬答鷹犬，核准蔡鈞徒的請求航行上海到湖州的輪船，當時雖會訂定船價，每人滬湖行，頭等三十元，二等二十元，三等十元，貴得駭人的價格，但是敵人限制祇准運貨的商家可乘押貨的商人，客運還是禁止着，而且第一天始航，第二天上海愛國的青年把漢奸兼奸商蔡鈞徒擊斃了，聽說這次航行二十五天，還沒有見到開去的輪船回上海。以後日商和漢奸們，看得這禁鬱味美，就有江浙輪船公司滬杭輪的開駛，時停時開，停的日子多，開的日子停在路上的時候更多，說起來航程是由上海經松江，嘉興、盛澤、新市、烏鎮、塘棲而至拱埠，可是三天五大甚或一週還是開在中途，我流動的游擊和空襲，倒是體卹同胞們行路的艱難；萬一遭遇到敵底便衣隊或是韓台籍的潰兵，那是連襯衫裏背隱袋中藏着的錢鈔，澈底的會被敵人順手刼掠一空的，保全了你底生命是天大的幸運了。

同胞們猛醒！日本倭寇們盤踞的滬杭道上，我們將怎樣廓清這恐怖的霧圍？
唯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拿自己底一切，貢獻於抗戰，打回杭州去！

廿七年四月作於滬杭道上。